

死路。看见唐山交大迁校的例子真是惨不忍睹，倒不如老师学生团结在一起，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清华、燕京就是一个好例子。

学校组织了应变委员会^③。我被全校同学选出了，在这个时候当然应该尽力服务才对，存粮工作和寒假上课都大致完成了。忙虽然忙点，倒是非常安心的，上海局势这两天看来还平静，但实际上却是外弛内张，战争是一触即发的，看看就是旧年后的光景。

上海随便都可以发生事体，在学校里三千多人，问题是可解决的。在那时，请家里不要过于担心。动乱的时候，一个短时的没有信息是不足以为奇的。看看北平就知道了，过两天它们那里不就是一个快乐的都市吗？厂里加工，父亲又要辛苦的工作了，心里是很不安的。

庆祥 秀刚好

男 汉祥敬上

给交大同学的信

四〇社^④的朋友们：

争民主的斗争里，多少朋友牺牲了生命，我流点血，算不了什么，实在担受不起诸位友情的慰问。

自己这点伤，躺在医院，比起逮捕在集中营中的同学实在是够人惭愧。

够得上致敬的是他们。

今后望我们“团结”的工作更坚强，团结所有受苦难的人民，不幻想，不妥协，彻底的着实的消灭敌人，胜利才真正属于

我们。

汉祥

二月二日

四〇社的朋友

你们是交大的生力军，望你们更加紧的“工作”。



穆汉祥（1924—1949）：天津市人，回族，幼年时全家迁居重庆。中学毕业后，进兵工厂做工，经常和工人一起议论时事政治，引起特务的注意，并阴谋对他进行迫害，他被迫离开工厂。一九四五年秋，他考入在重庆的交通大学，抗战胜利后随校迁往上海。在学校里，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九四七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庄严地宣誓：“我要做泥土，献出自己的血肉，给人民铺成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交

通大学学生前往支援同济大学学生的斗争，穆汉祥同志在与国民党马队的搏斗中受伤。他躺在病床上仍不忘斗争，写信给交通大学的同学，勉励他们要更努力地工作。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穆汉祥同志接受党的指示，负责徐家汇地区各工厂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五月二十日英勇就义，时年二十五岁。

（上海交通大学）

〔注释〕

- ① 杨锡林：穆汉祥烈士小学时的同学。
- ② 总理：指孙中山先生。
- ③ 应变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前夕，地下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主要任务是保护学校，迎接解放。
- ④ 四〇社：是上海交通大学一九四七年进校的同学的进步组织。

江竹筠

狱中给亲友的信^①

竹安^②弟：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幺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甚么个样子。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这希望的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去年六月被捕）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蒋王八的来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若何顽固，现在战事已近川边，这是事实，重庆在（再）强也不可能和平、京、穗^③相比，因此大方的给它三、四月的命运就会完蛋的。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地）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话

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可能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若不幸的话，云儿^④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愿你们都健康。

竹姐 八月二十七日

来友是我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相谈。



江竹筠（1920—1949）：原名江竹君，四川省自贡市人。因家境贫困，幼年当过童工，住过孤儿院。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迅速成长，于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开始搞学生运动。这时，重庆地下党派江竹筠同志的爱人彭咏梧同志带一批人去川东发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江竹筠同志担任这一斗争的联络工作，经常护送文件、药物下乡。一九四八年，彭咏梧同志在战斗中牺牲，她毅然留在丈夫战斗过的地方继续工作，并任下川东地委委员。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在万县被捕，当即押送“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英勇就义，时年二十九岁。

（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

[注释]

- ① 这封信，是江竹筠烈士在狱中用竹签子蘸着用棉花灰制的墨水写在极薄的毛边纸上的。
- ② 竹安：即谭竹安，共产党员，江竹筠烈士的亲友。
- ③ 平、京、穗：即北平、南京、广州。
- ④ 云儿：江竹筠烈士的儿子彭云。

许晓轩

狱中给哥哥的信

半月前曾分别寄渝申新章剑慧先生转施之铨先生转锡铁樵兄及京张、震国先生处三信，不知收到否？信内曾分别请寄款及留交款，现在如还未办，都请不必办吧，因为人事又有变动了。

几年来想到你的时候，总觉你是一个善良的兄长，虽则我们之间隔着一段距离，但只是另一方面的事，就手足之谊来说，我是很觉内疚的。记得逃警报的时候你的两句诗是“货殖为求慈母喜，时难倍觉弟兄亲”，当时我读完了竟仍懵然，现在才体会到你的心情，也才了解到自己的稚气。

想到母亲，我也很觉有罪，当时我偶而（尔）回家，总是淡然的，记得母亲说过我是“哑吧（巴）”，真是的，为什么我不能体念到老人家的心情呢？这自然是时代的距离，可是对于伟大的母爱，竟能这样淡然忘之吗？想来想去，我觉这仍是由于稚气所致（这决非想掩饰，确系实情，至少是此时作如此想法）。此外我还检讨出我从父母继承到的性格。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了淡泊